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夔關姚卜弔諸葛

入話：（詩一首殘缺）

話說宋朝仁宗朝，有一秀才，姓姚名卜，表字伯善，祖貫嘉禾人氏，父母雙亡，孑然一身，在外祖家中教授度日。嘉祐年間，赴京應舉，不第，回於嘉禾教學。為人聰明，好看史書，常常議論古人。能操琴，寫晉字，曲盡玄妙。尤好撫劍談兵。但得閒暇，便去遊山玩水，追訪前事。那時嘉禾只是個縣治，後來高宗南渡，方改作州府，地名樵李，號秀州嘉興府。因真宗朝禾生九穗，因此名嘉禾。

嘉祐五年春，二月半後，姚秀才散了中學，正在學堂中改工課，只見一個承局背個包袱，駝把傘，人來放下行李，納頭便拜。姚秀才慌忙扶起，問道：「從何而來？」那承局道：「小人姓李，西川成都府上廳承局。今奉安撫們公差遣，一逕來見解元，有書在此。」姚秀才道：「小生自來不曾到西川，蜀中又無親故。何人請命？承局莫非錯矣？」李承局解包袱，取出書信，度與姚秀才。看封皮上寫：「成都府安撫晁堯臣，書與付江南嘉禾姚文昭男姚伯善秀才收拆。」姚秀才看了大喜，便道：「姚文昭乃是家尊，晁堯臣與家父莫逆之交。堯臣曾拜先人為兄，是我叔父之道。十數年音信不聞不知，今做到成都府尹，特交承局遠來，必有事故。」拆封看了，書中意思云：「近人自江南來，說賢姪教學度日，惟恐誤了功名。今特遣人齎白金百兩，與姪為路費。望姪與去人一同前來，別有商議，如書到日無阻。」姚秀才讀罷大喜，與承局云：「我和外祖商議，方可一行。」留承局安歇定了，來見外祖，說上件事務。外祖道：「汝正青春，又無家小所累，既堯臣取你，有抬舉之意，去走一遭，有何小可！」

秀才領命，當日散了學生，收拾衣裝，無非是琴劍書箱，數日之內都完備了。姚秀才辭了外祖，僱覓小舟，和李承局下船，望西川進發。在路上不則一日，上江下江，並是水路，迤邐到川口，李承局道：「此間若從水路搭川船上，路途急切難得到，不若買匹驢兒，拴束一副鞍轡。」姚秀才攜鞍上驢背，李承局挑著行李，往劍閣路上來。姚秀才但見一程程青山聳翠，綠水拖藍，又值暮行，夾路野花，穿林啼鳥，天氣不暖不寒，甚是清人詩興。正是：

路上有花並有酒，一程分作兩程行。

行了數日，前至一關，關前一個舌鎮，姚秀才下驢背，與李承局道：「連日行路驅馳，不如早歇，來朝登程。」李承局挑著行李入店，尋間乾淨房歇定。安排晚飯，驛驢牽入後槽，小二哥就備草料，不在話下。

姚秀才吃罷飯，信步出店，上山閒登樵樓，望大江。江外一派青山，半銜落日。江邊小船收縮卷網，沖淡煙，望遠浦而去。姚秀才見了江山景物，真乃天開圖畫，如何不喜？轉過曲闌干，直下俯觀。見平沙灘上堆疊怪石，約打六十餘堆，方圓曲直，各有門戶。秀才嗟呀不已，忽然守關在側，姚秀才揖罷，問曰：「沙上石堆，此乃何人戲作也？」老吏曰：「我觀秀才雖服儒衣，不識古今之人也。」秀才曰：「吾自幼讀書，安不知耶？」老吏曰：「既讀業書，安不知漢末三分諸葛武侯之古蹟也？此關乃夔關，前即夔府也，乃古之白帝城也。關下乃魚腹浦。沙灘之上，乃諸葛當時所列『八陣圖』也。舊日曾伏陸遜於此。到今關邊人，遇春時皆來遊玩，謂之踏跡。公既讀《三國志》，必知其事。」秀才曰：「三分到今，千餘年矣。大江潮水，往來衝擊，何得尚在？」老吏曰：「川中大樹可徑十數圍，長五七丈，年遇洪水驟發，放入大江，順流而不轉遺，衝波突浪，如飄一葦。山岸尚自崩裂，況堤岸堆？此石衝擊不動，故唐杜工部有詩云：『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；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』此神異之聖跡也。」秀才曰：「既有此聖跡，里人何不建廟？」老吏指：「關下松陰中，即其廟也。」

姚卜就邀老吏同往，到廟，上殿瞻聖像，再拜。下階觀壁上題詠，觸然有感。正欲留題，恨無筆硯。老吏於廟祝處借筆硯至，姚卜揮毫於壁上，題《酹江月》一篇，云：

小舟橫截。看雲峰高擁，千堆蒼壁。白帝城中，冠蓋換了田野玄德。三顧頻繁，兩朝開濟，何處尋遺蹟？翻石陣圖，至今神護沙磧。遙想諸葛當年，隆中高臥，抱圖王計策。見說祠堂今尚在，中有參天松柏。巡蜀英謀，吞吳遺恨，俯仰成今昔。空令豪俊，浩歌橫涕揮臆。

題罷，還筆硯，別老吏，歸店中。

是夜，山月澄澄，江南淅淅，穿雲射榻，勾引詩興，姚卜遂呼承局點起燈光，於行囊中取古箋一幅，並筆墨，硯瓦於几上，尋思：「武侯乃古今無比之人，小詞安可弔之？遂作長篇，來早就致祭而去。」援筆一揮，文不加點。寫畢，睡至天明。早膳罷，令承局於鎮節買香紙、酒果、果饌，先去廟中羅列。姚卜遂更衣，執祭文，往廟中燒香再拜，酹酒而讀：

維皇宋嘉祐五年，嘉禾姚卜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於漢丞相諸葛亮之靈，曰：

炎精杳暮當桓錄，妖氣蔽之豺狼存。操雖漢相實漢賊，逼脅萬乘遷神京。二袁劉表孫破虜，坐視三虎揚旗旌。豫州哀憫世無主，慙慙三作茅廬行。先生感激衰棄耜，坐間談笑許誅鯨。運謀教權破赤壁，長劍西至煙塵清。托孤啼泣蹄繼死，願效忠貞竭股肱。祁山六出耀神武，威伏鼠盜潛無申。中興漢業世罕有，折衝不用施刀兵。蒼天何事絕炎漢，半夜耿耿長星傾！哀憫豪傑志不遂，嗚咽忿氣空填膺。惟神有靈，俯垂昭鑒！

讀罷，燒紙再拜，遂將酒肴，邀守關老吏並廟祝共飲，論武侯之事。廟祝言：「風雨之夜，聞廟中人語馬嘶。」姚卜疑所言不實，酒盡，辭廟祝，步下山坡，乘微醉，望沙上石陣而去，入內遍觀，良久，仰面掀髯大笑，曰：「姚卜何如此之愚也！亦信之妄言！此但只是成塊亂石，安得有神哉！」言罷，尋路欲回。忽然陰風四起，愁雲滿地，怪石槎枒似劍，黃砂重疊如牆，滾滾江聲，似萬馬衝突而至。

姚卜大驚，欲尋走跑，四面皆無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遂歎曰：「當日陸遜提百萬精兵到此，亦不能再回東吳矣！」正慌速間，見一童子，頂縮丫角，明眸皓齒，青衣稱身，皂縑掠膝，進衣拜揖而言曰：「主翁謹請解元莊上會茶！」姚卜曰：「你主翁何人也？」童子曰：「姓葛，只在石坡下便是。」

姚卜乃隨童子出石陣，沙上行不數步，但見山色侵眸，鶯聲到耳，花香撲鼻，莎草襯足，紅桃綠柳陰中。掩映竹籬茅舍。童子入報，主翁出迎。姚卜視之，其人年近六十，身長七尺，面如美玉，唇若絳丹，戴逍遙偃月中，穿飛絨白鶴氅，飄飄然神仙之侶，挺挺乎廊廟之材。姚秀才見了，慌忙進前施禮。老丈答曰：「衰老無力出莊，請邀文旆，切乞恕罪！」姚卜答曰：「江南晚進，得造貴地，幸蒙見召，敢不奉命！」邀入草堂之上，分賓主坐。

姚卜看草堂左右，松柏交加，琴書羅列，遂問：「老丈世居此處耶？」老丈答曰：「老夫世居成都，近辭職閒居於此。昨蒙廟中仰觀佳章，今日又聞朗誦傑作，下懷不勝羨美。不敢拜問解元，入川何干？」姚卜曰：「晁安撫乃先人至交，特令人呼喚一行。」

老丈向單子取茶以進。茶罷，老丈問曰：「老夫僻居村落，聞見甚疑，胸中有少疑之事，欲求解元一決，可乎？」姚卜曰：「晚生雖不才，願聞丈丈胸中之疑。但恐有辱下問。」老丈曰：「昔日漢室衰微，奸雄競起，跨州連郡，以眾擊寡，不可勝計。且如魏有張遼、張郃、徐晃、李典、司馬懿等輩，吳有周瑜、魯肅、呂蒙、陸遜。此數子運謀決勝，用武行師，未嘗敗北，解元並無一言稱道盛德。諸葛孔明困守一隅之地，六出祁山，虛費錢糧，功業小成，何如此之淺陋！解元以為世之罕比，莫非太過否！此乃老夫胸中之疑，願足下察之！」

姚卜聽罷，仰面大笑而言曰：「丈丈乃坐並觀天矣！」老丈拱手而問曰：「乞賜教益，一洗塵垢！」姚卜正容而言曰：「丈丈可聽晚生以世間二物譬喻之：蚊蟲運翅，終日不能撫越廊廡；若附鳳尾，片時可以遊過四方。騏驎展足，瞬息可以至千里；若遭羈

絆，經年不能移寸步。蚊蟲，至微之物，夏日間飛騰，終日只在門里門外而止，若附鳳尾，一霎時，那裡不去了？騏驎者，千里馬之名，一日可走一千里路；若是繩子縛了，經年只在這裡，待走那裡去？是這等譬喻。曹孟德專權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佔據中原，偷攘神器，錢糧浩大，軍馬極多。司馬懿仗其鎡基，堅守取勝。孫仲謀襲父兄之勢，開國江南，倚衡霍險，抗拒西蜀。陸遜賴其聲名，偶然一勝之法，此非用武之能，乃蚊蟲附鳳尾者也。諸葛孔明晦跡南陽，不求聞達。劉先主四海無家，兵微將寡，三請先生，力舉大事，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。嗣子劉禪，懦弱愚蒙，事無大小，並得總裁，盡力存心，死而後已。六出祁山，無人敢敵，師進不可迎，兵退不可追。自古以來，全才全德，一人而已！蓋為糧食不進，漢曆數終，致使功業不成而卒。此非用兵之不能，乃騏驎遭羈絆者也。二事的然而見，公復何疑！

老丈起身謝曰：「非解元無以啟蒙，願求作文以記之，若何？」姚卜欣然曰：「願賜紙筆！」老丈命童子抬几案於前，揮過文房四寶。姚卜拂開玉版紙，洵飽紫毫筆，長揖一聲，下筆便寫，片時寫就，乃朗吟曰：

灰飛煙滅，傾危事始於桓靈；地復天翻，叛逆禍生於操卓。四方之盜賊蟻聚，六合之奸雄鷹揚。血浸郊原，骨填溝壑。孫仲謀襲父兄之勢，割據江東；曹孟德挾將相之權，跨存中夏。豫州奔逃江表，孔明奮起南陽。領兵於已敗之間，授任在危難之際。運謀決策，使周公瑾如治嬰孩；羽扇綸巾，破司馬懿似摧枯朽。佐主抱忠貞之節，處事懷公正之心。望重兩朝，名高三國。天時將革，賢不及愚；漢曆數終，才怎及庸？然管仲霸齊，難同盛德，自開闢以來，一人而已！信筆成文，聊記實跡云耳。

老丈喜，命童子取銀一錠，以酬潤筆之資。姚卜再三推卻，而不肯受。忽見堂下，紫衫銀帶，錦衣花帽從者十數人，牽玉驄馬一匹。一人上階，手執蒜瓣骨朵，唱云：「請丞相上馬！」老丈趨步下階，回顧姚卜曰：「白帝城外，老柏陰中，亮之所居。如到彼處，從容下訪。」攀鞍上馬。姚卜大驚，慌速下階，再拜於地。見老丈回首，以鞭答云：「亮之形跡，君已知之，不敢久留，容圖後報。」言訖，望西而去。但見碧油紅旆翩翩，簇擁於雲煙之內。回顧視之，童子並莊院不知所在，卻立於沙灘之上。

姚卜回至廟中，登殿再拜，盡書真文於壁間。回邸驛，收拾行李，乘驢，與李承局望成都而去。不則一日，到。見晁堯臣，敘舊事了，遂言神會請葛之事。晁堯臣曰：「城外祠堂尚存，何不往祭？」次日，牽黑豬白羊，往廟中祭祀。真廟亦有大柏樹，甚異。唐杜工部亦曾有詩。廟內詩詞歌賦，不計其數。祭罷，回府。每日與晁堯臣攀話。堯臣曰：「吾始初間，指望取你來成都府，就些小功名，不想你如此飽學，棟樑之才，安可小用者！勉力讀書，後舉必登甲第。」

次年，春榜動，選場開，晁堯臣備鞍馬衣裝，使二僕從送姚卜赴京應舉，客店安下已定，將次入院，忽然夜至三更，夢一黃巾使者，手執文書，進前聲喏，云：「某乃武侯之所使。今奉主命，預告試題。」姚卜啟封視之，見上寫：「明堂賦、田賦策。」覺來作文，如有神助。次日入院，果是此題，並不思量，一筆揮就而出。考試官見了大喜，取為頭名狀元。面君賜賞，丹墀進奏，對答如流。初任嘉禾縣令，次後便除察院，累任官拜吏部尚書，升參知政事。壽口口口，無病而卒。前人曾有詩云：

茅廬未出已三分，魚腹空遺八陣存。